

羅刹門

臺灣（陳青雲著）



奇男异女故事

总 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部 | 武盟奇案 |
| 第二部 | 蝉 蛻 |
| 第三部 | 血 书 |
| 第四部 | 罗刹门 |
| 第五部 | 蝴蝶姑娘 |

目 录

• 第一部 武盟奇案 •

重銀失竊.....	(3)
虎園魅影.....	(22)
怪事層出.....	(35)
無名殺劫.....	(60)
豹影狼踪.....	(71)
黑屋之謎.....	(105)
螳螂黃雀.....	(121)
詭計惡謀.....	(135)
各彈異調.....	(149)
漁翁得利.....	(173)
心狠手辣.....	(192)
有志一同.....	(214)
殺人滅口.....	(229)
監守自盜.....	(240)
困窮乚現.....	(248)

目 录

• 第二部 蝉 蜕 •

血溅洞房.....	(271)
布线追凶.....	(290)
为数当为.....	(306)
意外之变.....	(327)
优柔寡断.....	(338)
虚实莫测.....	(369)
危机四起.....	(393)
功亏一篑.....	(401)
作茧自缚.....	(418)
守株待兔.....	(450)
石屋惊魂.....	(457)
金蝉脱壳.....	(479)
拨草寻蛇.....	(495)
故布疑阵.....	(504)
水落石现.....	(514)

目 录

• 第三部 血 书 •

铁匣干戈.....	(537)
荒山惊魂.....	(556)
鸠占鹊巢.....	(569)
怪事迭出.....	(575)
投鼠忌器.....	(588)
伊人何处.....	(595)
石窟魅影.....	(613)
奇洞之谜.....	(627)
多情空余恨.....	(646)
迷雾疑云.....	(665)
良机天赐.....	(688)
神秘少年.....	(697)
素女惨魂.....	(708)
造化弄人.....	(721)
剑海雄风.....	(728)
侍女游魂.....	(743)
狐现狼奔.....	(766)
鸾飞凤去.....	(785)

目 录

· 第四部 罗刹门 ·

一箭双雕.....	(807)
铁汉娇娃.....	(829)
魔窟去来.....	(851)
人性何价.....	(863)
人性未泯.....	(873)
金蝉脱壳.....	(894)
藕断丝连.....	(900)
暗潮起伏.....	(916)
花落谁家.....	(937)
怪事连连.....	(947)
坐失先机.....	(966)
魔影如幻.....	(975)
三绝道人.....	(991)
各显神通.....	(1015)
百口莫辩.....	(1039)
同类相残.....	(1050)
杀人灭口.....	(1063)
去爪拔牙.....	(1069)
珠还合浦.....	(1086)

铁匣干戈

好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

当你面对一朵好花，你没有把握住机会折下它，犹豫、不经心，等花儿没了，临到的将是幻灭、失望、痛苦和悔恨。

人是奇怪的动物，本身就充满了矛盾，而男女之间的情感更加微妙，当你很容易得到时，常会漫不经心，矜持犹豫，一旦失去了机会，就会失悔惆怅。极欲寻回，期盼的结果，化成了无尽的相思。

马庭栋就是这种情况，面对朱大小姐时，他没有认真想过这问题，以为一切会循正轨，自然发展，不愿降低自以为是男性尊严，一旦分手，芳踪杳然，才惊觉双方之间那一缕情丝已经系得很牢，剪不断，解不脱。

三个月前的那一晚，在开封城外的小屋里了断了七指魔的公案，朱大小姐和珍珠被她们的师父八寸婆婆唤了出去，从此就断了线。

伊人何处？

他深为情苦，主要的是他从没有正面向她表示过爱，结果顺理成不了章。

千里迢迢进入鄂境，目的地是伏牛山，据他打听到的消息，八寸婆婆是隐居在伏牛山中。

此刻，他正行走在通往山区的大道上。

野风呼号，灰濛濛的天空似乎低得要压到头顶，阵阵黄尘飞扬漫卷，大地是一片混沌，分不出时辰。

能找到八寸婆婆隐居之处么？能见到朱玲玉么？他毫无把握，也不敢存太多的希望，但他铁了心，不管怎么样，非找到她不可。

张口透气，一嘴的黄土，吐不尽，粘连在齿颊之间，一磨牙，咝咝作响。

行人几乎绝了迹，老半天才碰上那么一两个，本来嘛，这种天只要能窝在家里，谁愿意出来吃沙子赶路。

顶风而行，马庭栋低头倾着上半身以减少阻力，两眼望地，以免沙子迷了眼。

走着，走着，他忽然发现眼前出现了一双绣花鞋，下意识地一惊，他刹住步子，抬头、挺腰，心头又是一震，俏生生站在眼前的，是一个绛衣劲装女子，手提长剑，脸上蒙着纱，看不出是丑是美，但身材却很婀娜。

这种天，她赶的什么路？

马庭栋定定神，横跨，想从旁边绕过去……

“慢着！”声音清脆，带着磁性。

马庭栋收回脚。

“姑娘有何指教？”

“指教？为什么直朝人家身上撞？”声音很悦耳，但语气却不善。

“哦！对不起，风沙太大，在下没注意到。”

“你明摆着是故意的！”

“姑娘说话怎么……”马庭栋上了火，但想想忍回去了，实在犯不着跟一个姑娘家计较。

“我怎么啦？”绛衣女子偏起头。

“在下已经说过对不起。”

“说声对不起就结了。”

“那姑娘的意思呢？”马庭栋的心火又冒了起来。

“我要你正式赔罪。”刁蛮之气溢于言表。

“如何赔法？”马庭栋好气又好笑。

“规规矩矩作三个揖，说两句好话。”

“办不到！”马庭栋一口回绝。

“你想找苦头吃？”

“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天下居然有这等蛮不讲理的姑娘家，缺少教养。”

“你骂谁？”清脆的声音变成尖锐。

“骂你！”马庭栋是真的火了。

“是你说的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好哇！”娇躯向后退，横起了手中长剑，微微一声轻啸，剑身出鞘一尺，碧芒耀眼。

马庭栋几乎脱口叫出：“好剑！”但到唇间便忍住了，春葱般的玉指，指甲上还涂着蔻丹，衬上莹白光洁的肌肤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“拔剑！”

“在下不轻易向女人拔剑……”

“臭美，你会后悔莫及。”刷地一声，碧芒乍闪，不见

动作，剑尖已到马庭栋的面门，利落得惊人。

马庭栋倒是真的吃了一惊，但他反应神速，意念未动，手中连鞘剑本能地斜竖，挡开了对方的闪电一击。

绛衣女子顺势变式，碧芒划起半弧，扫向下盘，快得令人咋舌。

马庭栋竖起的剑倒转斜撇，咣地一声，又一次格开了对方的一记快攻。

绛衣女子后退了一个大步。

“你有名号么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什么个称呼？”

“在下姓马。”

“天下姓马的多的是，谁知道你是什么马，我是说名号，姓名和外号。”

“修罗剑马庭栋！”

“噢！”绛衣女子似乎很惊奇：“我好像听说过北方武林有你这一号人物，看样子还真的不赖。”

马庭栋心里有事，不想歪缠下去，一偏身，急急举步，才走得两步，眼一花，绛衣女子已截在头里。

“你太目中无人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马庭栋只好止步。

“我问了你，你就不问问姑娘我叫什么？”

“无此必要！”马庭栋意态冷漠。

“我非要你拔剑不可，看看你到底有几两重！”绛衣女子本来和缓了的声调又高亢起来：“哼！自以为了不起，夜郎自大。”

“你我素昧生平，姑娘到底要证明什么？”

“看看修罗剑是否配叫这名号。”顿了顿，又接着道：“如果你说声不敢，我就放过你。”不太高明的激将法，显得很幼稚。

马庭栋并不受激，他不是逞强斗胜的人，只是对方的话多少有些窝心，意念转了又转，下了决心，这种狂妄自大，无理取闹的女子，教训她一下也是好的，于是，他缓缓亮出了长剑。

绛衣女子作出了一个古怪的起手式。

本来并不紧张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，马庭栋看出对方不是泛泛之辈，凭这起手式就使人有莫测高深之感。虽然他不好名，但如果输给一个女子，传扬开去总不是好事，他随着凝重起来。

“准备！”

“姑娘可以随时出手。”

碧芒暴闪，没有丝毫装腔作势，她出了手，奇诡玄厉的剑法，不知指向什么部位，但又似乎正面的所有部位全在被攻击之中。

马庭栋不得不以绝招应付，长剑迅疾圈出，攻中有守，守中寓攻，严谨到了极致。

紧密的连珠交鸣，马庭栋的招式突然中途一滞，这一滞是上乘功力，剑随意动，收放由心，因为他不愿伤对方，如果这一式使尽，势非见红不可。

而也就因为这一滞，被绛衣女子利用上了这丝忽之机，剑尖已抵马庭栋咽喉，连吃惊的余地都没有，剑已无法变势，马庭栋在几乎完全闪避不开的情况下，硬生生把头颈扭

开数寸，左手剑鞘闪电横挑。

锋利的剑从颈旁险极地滑过。

马庭栋这才有时间错步挪身。

一声惊叫传出，芒影顿收。

马庭栋眼前一亮，混沌的灰幕里乍然现出光明。

原来他用剑鞘这一挑，没挑到剑，却挑落了对方的面纱，揭出了一副芙蓉美面。

双方都呆住了。

马庭栋是惊于对方的美，不同于朱大小姐，是另出一格的美，朱大小姐美中带着野性，而绛衣少女的美却如冷霜寒玉，冷寒之中透出无比的柔媚，像最醇的酒，教人有未饮心先醉之感。

绛衣少女却是震于面纱之突然被揭，这就像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衣衫突然被撕开一样。

发呆，只是瞬间的现象，绛衣少女的玉靥起了变化，先是羞怒，继而绽出一个动人心弦的嫣然。

“我们扯平！”

“扯平？”马庭栋脱口而出，在他的意念中，如果不是他为了不愿伤对方而滞了那么一滞，对方业已见红。

“怎么，你不承认？”话锋顿了顿：“你以在攻势中刹住了半式是你当赢而不赢？”

厉害，她竟然看出了这一点，这在别人，可能连感觉都没有，因为那只是瞬间的一瞬，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说明这绛衣女子相当地不等闲。

当然，看出归看出，实际上留了分寸是事实，马庭栋不会服气。

“那该怎么说？”

“因为我们彼此彼此！”

“什么彼此彼此？”

“看！”绛衣女子抬起左手，亮开手掌，掌心中赫然有一颗金星，寸许大，芒角很尖利，罕见的暗器。

“……”马庭栋默然。

“如果我在发剑的同时放出这枚金星，你能避得开么？”说着，又嫣然一笑。

“……”马庭栋依然无话可说，对方说的也是事实，不过……他心里在想：“如果你是敌人，我有心要你的命，你什么星都是白费，你没有机会。”

绛衣女子流波的妙目定定地望着马庭栋。

马庭栋的内心起了一阵异样的波动，脸孔微微发热。

“你现在愿意知道我是谁了么？”

“老话一句，无此必要！”马庭栋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朱大小姐在他心中起了排斥的作用。

“很好！”口说很好，脸色却已变了，这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，因为她一向认定自己并不丑：“本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，现在我不想说了。”

“……”马庭栋心中一动，想问，但开不了口，这同样会伤他的自尊，只是心上已打了一个结。

人影一晃，绛衣女子片言不发，倏然弹身离去。

马庭栋在原地发了呆，这回是真正的发呆，这绛衣女子很美，行动也很诡，尤其身手惊人。

无情的风沙仍然在卷刮。

绛衣女子诡秘地现身又消失，大地回复混沌，灰濛濛黯

然无光。

下意识里，马庭栋感到一阵空虚，因为她太美，如果是个平凡女子，他便不会有这种感觉。许久，他回过神，收剑，继续举步，但绛衣女子的情影似乎仍在眼前晃动，挥之不去。耳边，又响起那悦耳的声音：“本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，现在我不想说了。”

彼此完全陌生，她有什么话要告诉自己？

刚才应该追问的。

马庭栋吐了口闷气，加速了身法，山区在望，风沙也停止了，只是天空灰暗如故。

× × ×

舍大路进入山区。

初时还不感觉怎样，因为山口接近平地一带出入的人多，山势也和缓，不怎么崎岖，但翻越两个丫口之后，情况便大大地改观了，只见层峦叠嶂，峭壁陡崖，曲折的小道蜿蜒在半山间，时隐时现，加上天时不好，山岚很重，能见度极低，人行其中，显得那么地渺小和无助。

眼前是一座涧谷，涧水已干，那些亘古以来便不断被冲刷的怪样岩石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，从涧床的痕迹来看，这涧谷在落雨天才会有水。两侧是高插的排云巨峰，猿猴难攀，峰脚棋布着嶙峋怪石，像走兽，像飞禽，像各色的人形物态。

山径是横切干涧而过。

这原始而略带恐怖意味的自然景观，使马庭栋不由得伫足踟躇。

风又开始刮了，不是平地的野风，而是山风，凛冽而强

劲，风中带着浓浓的湿气。

莫非会下雨？马庭栋心里想，现在不是雨季，应该不会下雨才对，可是山里的气候多变，很难说……

没日色可凭以辨别时辰，但根据经验，现在距天黑的时间可能不远，应该先找个稳妥的处所过夜，眼前的涧谷便是很理想的露宿之地，照形势判断，一定不乏能遮风避雨的石洞。

此次入山寻访朱大小姐，只凭听来的消息，并没有确切的地点，伏牛山广袤千里，这种行动可以说是盲目的，空间上没有目标，时间上也没赶的必要。

他很快便打定了主意，趑趄朝谷底淌去。

在怪石间穿行了一阵，很快地便找到了一个离地不到五尺高的洞窟，不深，很干净，他坐了下来，背倚洞壁，舒展了一下四肢，把一天的疲劳抖落。

天色比刚才又昏暗了许多。

有了安歇之处，心便定了下来，取出干粮慢慢啃嚼，他冥想着找到朱大小姐之后该说些什么话，她的反应，她师父八寸婆婆的反应，凭自己的出身门户，当不致于遭八寸婆婆唾弃……

如果得朱玲玉这种女子为终生伴侣，夫复何求？想到这里，脸上不禁发热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哪里逃！”

……

一连串暴喝之声破空传来，马庭栋吃了一惊，忙移身到洞口，只见一大群黑衣人在涧底合围，为数不少于二十，被

围在中间的是一个道士。

这种荒僻的地方，居然也会有争杀？

“先把这杂毛摆倒！”一人高声发话。

“上！”众声齐应。

虽然天色很暗，但马庭栋栖身的石洞距壁脚有五尺高，加上站立的身长，便有丈来高下，动手的位置正在下方不远，所以看得十分真切，那道士发髻已散，道袍染血，显然是被追逐而来的。

有人迫向中央。

道士横剑以待。

“呀！”随着这一声栗吼，惊心动魄的场面叠了出来，眨眼便进入疯狂的搏杀中。

黑衣人个个强悍，狂扑猛攻。

道士的剑法也相当凌厉，挥展之下，立见死伤。

刀光剑影，虽然看不见飞洒的血，但惨叫声已可代表血的洗礼。

人数不断地减少，但惨烈的情况持续。

半盏热茶工夫，人影减少了一半，而道士的身形也呈极度的不稳。

马庭栋不明白这一场凶杀的原因，名符其实地静作壁上观。

围攻者的攻势稍见和缓。

两名黑袍老人来到现场，站在圈外。

黑衣人的攻势又猛烈起来。

惨号之声又告突起。

人数又开始减少，地上的积尸已相当可观，如此继续下

去，黑衣人可能会全部死光。

“退下！”黑袍老者之一大喝了一声。

零落的黑衣人退出圈外，马庭栋点数之下，活着的只剩七个。

道士摇晃了两下，退靠向一块山石，急速地喘息。

两名黑袍老者一左一右欺了过去，在八尺之声停住。

“把东西交出来，放你一条生路！”一个开了口。

“休做梦！”道士厉声回答。

“一清，为什么还执迷不悟？想想看，如果你老命不保，能保有那东西么？”

听口气是在争一样东西，既然不惜赔上这多条人命，想来那东西定非等闲之物，江湖上的巧取豪夺，层出不穷，实在是可怕的风气。

“嘿嘿嘿嘿，本道爷保不住，你们也别妄想得到。”

“你打定主意了？”

“早打定了。”

“那就只好成全你了！”

话声中，两名老者互望了一眼，两支剑一左一右攻上，出手就是杀着。

一清道人经过这短暂的喘息，功力又回复了些，挺身而出剑接架，他的剑术的确精纯，但毕竟是强弩之末，同时两名黑袍老者身手非那些黑衣人所比，只五六个照面，一清道人险象环生。

攻势更猛。

一清道人似乎看出难以幸免，招式一变，施展拼命的打法，只攻不守，本身门户全不设防，而所用的招数凌厉得使